



過往兩星期我去了英國旅行，也探訪了十三個從香港移英的家庭，見到弟兄姊妹，感到非常滿足。

上星期四落機，翌日我便回建道神學院，因為是日是畢業營，我要陪著本屆畢業生一同渡過三天兩夜。可能 JETLAG 未過？可能身體太疲累？在宿舍裡，我不小心撞向櫃角，鮮血如注流出。我也算是非常鎮定，用了兩條洗面巾按著傷口止血，但血仍不停流下，那時便感到不妙。

及後，有學過急救的同學立即來到為我護理，在護理傷口時，我心裡面哼著一首歌，啊，不是《我等到花兒也謝了》，而是《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》。

當哼到「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，仍懷著一顆謙卑，來面對不安的天氣」便想人真的很不濟，那怕是未來的一秒，都不能作出準確預測，一秒前我的頭還好端端的，一秒後就已經破了。

我對「仍懷著一顆謙卑，來面對不安的天氣」更是有感。我想到菲律賓、泰國等地的人，他們雖然身處的位置災難頻仍，但比香港人更樂知天命，因為他們一早就笑着風雲，謙卑地看自己，恭謹地看上天，所以他們一向比香港人快樂，香港人跌了十塊錢也可以怨懟一番。

這次受傷還有一個體會，因為真的只差一點點便應該造成更大的傷害，如我衝的力度再猛一點，撞的位置再尖銳一點，可能就暈倒當場，不知到那時才有人施救（當時只有自己在宿舍）。

我想起約翰福音九章 4 節的一句說話：「趁著白日，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；黑夜將到，就沒有入能做工了。」

約翰福音第一章便論到光明和黑暗，而整卷福音書也差不多是圍繞著光明和黑暗這個主題去發展。第九章之前的章回，無論在人物的穿插上，事情的發展上，都一直討論著這個課題，例如第三章是很明顯的，當說到尼哥德慕，他便是「夜裡」來見耶穌，而耶穌就和他談「重生」的問題。第四章撒瑪利亞婦人是「正午」去取水，耶穌就和她談「活水」的問題。及至第九章更是道明來意，一個天生瞎眼（黑暗）的人怎樣被耶穌醫治而重見「光明」，而主耶穌當仁不讓地說：「我在世上的時候，是世上的光」。

第九章這段敘事有點長，不能在這裡一一細味，但起碼我們知道耶穌以身作則地自況——「趁著白日作主工」。

有時也不是你想不想作主工的問題，而是你真的有信心可以在下一秒傾出生命去回應上帝的恩典？那倒不如謙卑一點來面對不安的天氣，然後勉力前行，多作主工了。